

苏黎世与德国：一部资本与冲突的历史——概述与总结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没有哪个外国像德国那样持久地塑造了苏黎世金融中心。德国投资者帮助出资修建了瑞士最早的铁路，1856年瑞士信贷银行（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创立时，一家莱比锡银行就在谈判桌旁，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学者占据了联邦理工学院（Polytechnikum）和苏黎世大学的教席。每当德国储户因本国货币、本国政府或本国税务机关而担心自己的财产时，他们就会把钱带到苏黎世。反过来，苏黎世的银行向德国工业和德国地方政府放贷，其规模之大，在1931年几乎使其中一些银行破产。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关系既亲密又互不信任：两国经济紧密交织，而两国政府却在金钱、战争和税收问题上一再处于对立的两边。

这一冲突在2008年至2013年间达到了最为显眼的形态。一位德国财政部长曾谈及“鞭子”和“骑兵”。德国税务机关购买了从瑞士银行窃取的客户数据，而瑞士检察机关则对德国税务调查人员发出了逮捕令。一项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2011年的预扣税协定——在德国联邦议院获得通过，却在联邦参议院遭到否决。同一时期，数以万计的德国纳税人通过自愿披露使其瑞士账户合规化。这一时期以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告终：自2018年起，德

苏黎世与德国：一部资本与冲突的历史——概述与总结

国客户的数据每年都作为例行程序从苏黎世发送给德国税务机关。

¹ 关于未申报资金的争端由此失去了对象，尽管它在法律中、在银行的实践中以及在两国公众谈论彼此的方式中都留下了痕迹。

本章追溯这一关系从十九世纪直至 2026 年 9 月的发展。首先论述将苏黎世与德意志各邦、后来与德意志帝国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纽带：贸易、资本、移民以及将德国教授带到苏黎世的学术迁移。然后转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的外逃资本和德国的债务使苏黎世既成为德国危机的受益者，又成为其人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善后问题仅作简要论述，因为 F.III 章对此有详细探讨。战后的伙伴关系、德国资本为避税而外逃的漫长历史、2008 年至 2013 年的对抗以及失败的预扣税协定构成本章的核心。最后几节探讨德国法律下的自愿披露、自动交换时代以及两国关系的现状。两国之间的双重征税协定在 K.II 章中论述，迁居瑞士的德国企业家和家族也在该章中讨论。

这一主题对今天的金融中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对银行、保险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而言具有意义的每一个方面，德国仍然是苏黎世最重要的邻国。德国是瑞士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瑞士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而德国人则是瑞士第二大外国人群体。² 德国客户、德国公司和德国顾问是苏黎世各机构日常业务的一部分。开展这些业务所依据的法律框架——从《德国税收通则》（*Abgabenordnung*, AO）第 371 条到《瑞士刑法典》第 273 条——仍然带有下文所述冲突的印记。

1 注释

1. 瑞士联邦外交部欧洲司，“Automatischer Informationsaustausch in Steuersachen”，<https://www.europa.eda.admin.ch/de/automatischer>

-informationsaustausch-in-steuersachen, 关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的与欧盟的协定以及 2018 年的首次交换。

2. 瑞士联邦外交部（EDA），“Bilaterale Beziehungen Schweiz-Deutschland”，<https://www.eda.admin.ch/de/bilaterale-beziehungen-schweiz-deutschland>。本章第十节提供了相关数据。

2 结论

苏黎世与德国的关系始于贸易和资本的伙伴关系。德国投资者帮助为铁路和瑞士信贷银行融资，德国教授和企业家为苏黎世带来了知识，到 1910 年，该市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德国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将这种伙伴关系变成了一种危险的依赖。德国外逃资本流入苏黎世，苏黎世的信贷流向德国，直到 1931 年的停兑协议冻结了瑞士银行的大部分资产，而德国禁止资本外逃的法律则为瑞士银行保密提供了其政治叙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 1946 年和 1952 年的协议结束了一个篇章，并为此后四十年的紧密经济合作开辟了道路。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德国资本的避税外逃成为核心问题。德国税务机关无法触及德国居民在瑞士的账户，双重征税协定排除了就未申报收入交换信息，而德国试图通过特赦和统一税率将资金带回国内的努力成效有限。突破来自 2008 年之后对被盗数据的购买，联邦宪法法院并未阻止这一做法，而它引发了数以万计的自愿披露。瑞士的回应是发出逮捕令、开展间谍活动，并签订了一项预扣税协定，该协定获得联邦议院批准，却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被联邦参议院否决。与英国和奥地利协定的比较表明，这种匿名解决方案的收益很可能低于其支持者所承诺的水平。

自 2017 年起与欧盟生效、自 2018 年起投入运作的信息自动交换，通过消除冲突的对象而终结了这场冲突。双重征税协定现已包含完整的国际标准，最近一次修订是 2023 年的议定书，该议定书于

苏黎世与德国：一部资本与冲突的历史——概述与总结

2025 年 11 月生效。余下的法律问题涉及《德国银行法》（KWG）和《资本要求指令 VI》（CRD VI）下的市场准入，已不再是保密问题。今天，两国年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瑞士法郎，约 338,000 名德国公民生活在瑞士，德国人是苏黎世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两国关系之紧密前所未有，并且建立在完全的税务合规基础之上。

3 五句话概括

1. 德国资本、德国企业家和德国学者在十九世纪帮助建立了苏黎世金融中心，从 1856 年莱比锡方面参股瑞士信贷银行，到 1910 年该市每五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德国人。
2.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黎世既是德国外逃资本的避风港，又是德国工业的债权人，因此 1931 年德国的停兑协议给苏黎世的银行造成了沉重损失，而德国禁止资本外逃的法律则为瑞士银行保密提供了持久的政治叙事。
3. 在 1946 年《华盛顿协定》和 1952 年与联邦德国达成解决方案之后，贸易和投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德国纳税人在银行保密以及一项排除就此类收入交换信息的双重征税协定的保护下，将未申报资金存放在苏黎世。
4. 2008 年至 2013 年间，冲突因以下事件而升级：德国税务机关购买被盗数据（联邦宪法法院在 2010 年 11 月 9 日的裁定中未予阻止）、瑞士对德国税务调查人员发出逮捕令，以及 2011 年的预扣税协定，该协定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被联邦参议院否决。

5. 依据 AO 第 371 条进行的自愿披露、2017 年和 2018 年起的信息自动交换以及经修订的双重征税协定，已将冲突转化为合规，因此余下的法律问题如今涉及 KWG 和 CRD VI 下的市场准入。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zurich-and-germany-a-history-of-capital-and-conflict-overview-and-summary